

JUL 23 1948

31

錄目

知識

半月間

豫東大會戰的結果  
關與「七五」慘案  
新民報京版被禁  
東歐集團的裂痕  
聖地戰  
木  
耳

與新路週刊論人口問題(特稿)  
興華大學新聞教育管見(特稿)  
猶太人在美國的遭遇(特稿)  
魏邦平的北韓是什麼樣(特譯)  
金元支持下的希臘怎麼樣了(特譯)

通訊  
福州的永火劫(廈門通訊)  
北平「七五」慘案紀實(北平通訊)  
通訊  
福州的永火劫(廈門通訊)  
北平「七五」慘案紀實(北平通訊)

爲五七五事件  
半月文摘  
傅總司令談話全文  
東北同胞發表事件真相  
北平各院校救護  
抗議書  
大外報「論北平慘案善後」  
益世報專論「七五事件  
勿令擴大」  
新報專論「冀東北流亡學生」

胡王劉浮浮白  
宣公尊生  
之亮棋譯  
仲騰漫譯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與「新路」周刊論人口問題

胡宣之



## 一、比較高明的論調

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出版的「新路」周刊論境第一卷第五期討論了「我國今後的人口政策」，其本文由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戴世光氏，執筆有陳達、趙守愚、吳澤霖、劉大中、吳景超五教授參加討論，再由戴世光氏做了一個人總答復，這是最近繼吳澤霖教授在獨立時論

社撰文之後另一對於人口問題較有系統的論著「新路」周刊的「論境」一欄以往大致從正反兩方的立場去討論某一問題，但在這一期討論人口政策時就僅有一方面的意見，這些意見無論在原則上或技術上都是沒有差別的，或者說五十步與六十步之差。因而這個問題也就很順利的得出結論：中國之所以窮到這種程度，就是因為人口太多，倘照美國人的算法，則：「我國人口至少應減低到現在的三分之一」，甚至「還應該再減少些」。因此減少人口的原則應該成為「國家基本國策」。要實現人口減少「唯一的方法自然是節制生育」，而節制生育的整個計劃則「應以農村為重心」。推行起來就要「地方教員和醫生共同負起責任」，同時還要政府來強制執行，規定「凡已經有兩個嬰兒的父母必須到醫院受永久節育的手術」，免得那些鄉下佬生起孩子來像隨地吐痰一樣的有礙「公衆衛生」，（陳達教授語）。

戴世光教授等人在「新路」週刊討論人口問題與吳澤霖教授在獨立時論上撰文的結論雖然一樣，但前者在討論的方法上比較高明了一點，戴世光教授不像吳澤霖教授那樣對於中國的工業化和社會改革兩大問題之避而不談，戴氏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三管齊下」，即工業化、社會改革、和減少人口」，吳景超氏對於這個問題說得更清楚，他說：「現在主張不要減少中國人口的人，都要我們把目光放在改良生產，改良分配方面。我們應很明白的說明：我們的立場，與他們不同的，只是我們手中除了他們的兩件法寶之外，還有第三件法寶，就是減少人口。」「我們與他們不同的處，只是他們有兩套辦法，而我們則有三套辦法」。原來他們不但反對社會改革與工業化，他們還多了減少人口這一套「法寶」，這個說

法看起來很有道理，一不小心就會使你信以為真。對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我們更應該予以澈底檢討之必要。

## 二、圖書館裏翻出來的問題

中國的學者教授們今天突然對人口問題關心起來了，這種關心的程度，好像天文學家在天文學家在天文台上看見了地球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和別的星球相撞一樣，因而不惜奔走相告，大聲疾呼，驚惶失色。吳澤霖與戴世光教授等人抱住了十八世紀以來馬爾薩斯等人口論的衣鉢，守望着中國人口的「氣象台」，從昨天起他們忽然掛起一個可怕的風球，說「中國的死亡率會大大的減低……說不定用不到一百年的光景，我們的人口又會增加一倍」。甚至斷言在七十年內，中國的人口就要增加一倍，高達九萬萬之巨，因此，他們為這個可怕的本來情形大為擔憂，說是與其讓那時的過剩人口「因饑饉而死，荒旱而死，貧弱無力維持健康而死，何不少生」？於是他們向政府呼籲，要求趕快來一個「釜底抽薪」之計，要求把減少人口的原則訂為「國家基本國策」。他們像預言家一樣說是災難快要來臨了，政府應該趕快救災，你們那些喜歡隨便生兒育女的可憐蟲們，趕快醒悟吧！

但是，頭腦清醒的人就要看一看事實，想一想問題。為什麼這些教授學者忽然提出警告，把人口過剩這個問題說得震天價響？難道中國的人口也像法幣一樣在那裏日以繼夜的暗暗膨脹了起來麼？我們只要想一想上一年戰爭中人口死亡的可怕數字以及因天災、疫癘、生活的脅迫而病死餓死自殺而死的可怕情形，只要想一想十年以來人民流離失所，小市民層的拚命避孕、墮胎、以及替苦人民的棄嬰等情形，任何人也不會懷疑中國的人口數字在十年來銳減的實際趨勢。吳澤霖氏在獨立時論社的論文以及「新路」周刊人口問題的執筆者沒有一個人提到近十年以來中國人口增減的趨勢，也就足以證明這些先生們舉不出來中國人口近十年來不是減少而是增加的事實。所有這些論文所引用的數目字都是十幾年前或上一個世紀的古老統計或事實，這就是說：他們今天所談的人口問題原來是幾十年以前的老問題，這個問題並不是從現社會裏提出來，而是從圖書館裏翻出來的，從地窖下挖掘出來的。他們把馬爾薩斯、格魯布等人的尸體從墳墓裏硬拉出來，

穿上一件一九四八年縫製的新衣，再來現身說法，揭穿了就是清末一

### 三、可耕地與人口增加率

自然，要弄清楚中國的人口問題，要駁斥這些荒謬不經的人口論，不進一步的探究是不飽使人折服的。

主張減少人口的人的重要根據是可耕地與人口的比例，他們按三十一萬畝的可耕地和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平均的結果，發現每一個國民最多僅能分到可耕地七華畝。但是他們說美國人（伊士特）所訂的標準是「每人需用十五華畝的田地」，現在只有七華畝，剛好少了一半，那麼怎麼辦呢？自然只有把中國人口「至少減低到二分之一」之一途了，這種論據實在太輕率了。他們難道不知道中國已耕地只等於全面積百分之十四至十五這一事實？這裏，我們不能不勸那些人口壓力論者還是走到圖書館去，儘快景超教授所說的那樣：「靜靜的坐下來，拿起鋼筆或鉛筆，根據我國已有的資料」仔細的查考一番，就不難發現中國已耕地在各省所佔百分比小到什麼程度。在華北冀察各省已耕地只佔百分之十七點二，甘肅佔四點六，四川佔五點五，新疆及貴州只佔百分之零點五及百分之零點四，假如人口壓力論者肯再進一步去研究，就不難發現這些未耕地大部份是可以開墾的，在全國許多地區，有許多可以住人的河流區域，盆物沃土一直是荒草叢生，空無人跡。這些地方之一直沒有開墾耕種，則完全是政治經濟的問題，是生產與分配的問題。也就是「三管齊下」論者前兩管沒有得解決的問題。戴世光、吳景超兩先生既然宣稱說他們也極力贊同從工業化，社會改革這一方面來解決中國政治經濟問題，而在他們計算中國耕地與人口比例的時候，却開割了工業化與社會改革不談，反而鑽進已耕地的狹小圈子裏大做其算術等式，「三管齊下」不過是一個幌子已不辨自明了。

其次，再從中外人口密度與人口增加率的比較上看來，實在用不着對中國人口問題這樣大驚小怪。中國全國人口密度總平均每方英里是一〇一人，居世界人口密度的第九位，退一步來說，即以內地各省的平均數每方英里二三八人計，也遠在比利時、英國、日本、意大利、德國之下。至於說這中國人口增加的百分比率，在一八〇〇——一九二三年為三·二二，在一八四九——一九二三年為〇·八一，在一七四一——一九二三年為六·一五，假使（！）按照這個比率來計算人口加倍所需的年數至少需一百八十二年至八百九十五年，這比起加、奧、美、德、荷、日、英、西、匈、瑞、挪等國只要二十四年至一百零年落後得太可怕了。研究人口問題的人常常把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生殖情形喻為「標準人口」，其「標準」是每十年增加率最高一八·一，最低四·九，而戰前中國的人口增加率據估

計在千分之負三至千分之正五之間，孩童死亡率率在千分之二百五十左右，與澤霖、戴世光兩先生不願拿中國人口增加率去和「標準人口」相比，更不敢拿去和美國千分之十三至三十相比，即使東鄰日本，其人口增加率在戰前也比中國要大十餘倍。所以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說道：「用各國人口增加數和中國人來比較，我覺得毛骨悚然！」但是今天中國的人口壓力論者不去就心外國人口的增加率（假如該就說的話），也不為中國人口趕不上外國而「毛骨悚然」，更不為連年來因戰爭、疫癘、饑饉而造成的人口的死亡率而惋惜，反而異想天開，平地風雲的拉起警報，說是中國正遭受着如何如何的人口壓力，以「三管齊下」的藉口，要求一個「斧底抽薪」之計，在幾十年內減去二分之一的人口，這真是今天最大怪事之一。

### 四、中國人民為什麼貧困？

人口壓力論者像戴世光教授等人之要求節制生育的另一理由是由中國人民的生活程度太低。他們舉出數字說「戰前的國民所得平均每人每年不過是六十元左右，每人平均的消費值約為五十六元，這足以說明我們低微的生活程度」。他們并且舉出另一個數字說：「全國人口每人平均分到的資本約值七英鎊，僅為英國的五十分之一」，憑了這些數字和上述他們所舉的許多數字，他們振振有詞的就歸結到須要推行節育政策上去。這些只在數目字上和算術等式上去轉念頭的人，不肯或是故意不去進一步推究問題，不去推究中國人民之所以窮，生活程度和事業水準之所以低的原因，就胡里胡塗的得出他們要做的結論。還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中國人民之所以貧窮到這種程度，完全是受了中國政治經濟環境與制度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國家，一面遭受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一面是半封建或封建的生產關係與生產方法的束縛，前者像是一根貪婪而粗大的吸血管，深深的插進中國人民的血管裏，後者則有如一條毒蛇一樣緊緊地纏繞在中國人民的身上。自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者就緊緊地扼住了中國經濟的命脈，他們到處設立吮吸中國人民膏血的機構——銀行，公司，商號等。以分設全國各地的分支銀行而論，英國二十五家，美國十七家，日本五十六家。他們在中國吸收的存款數字是十分驚人的。單是花旗銀行的存款就達美金十三億元，比所有華商銀行所吸收的存款總額還要大。外國銀行吸收了這些存款去做什麼用？還不是將你的油再來煎你的骨頭。他們把在中國吸收的存款來到處開設公司，做進出口生意，向所有的工礦交通事業投資，向政府貸放政治性的借款。中國從地上到天空，從沿海到內河的交通事業都給他們控制了。但是列強對此豈以為滿足，外國銀行居然在中國發鈔票來了，匯豐一家的發行總額在一



千餘萬港幣以上，花旗、華比、美豐所發行的則在內地各省普遍流行，外國人用了一點廉價的工作，在中國商場上獲得了無限的購買力與佔有力，從中賺取了無可計算的利潤。另一方面，外商銀行利用了中國歷年的鉅大入超和中國政府之對外借款以及償付軍事賠款本息的需要，遂進而操縱了中國的外匯，僅一九二一年至二五年中國政府所還外債，因匯豐銀行故意抬高匯價就多付了一百八十九萬兩之多。……帝國主義者這一切對中國的壓榨與掠奪行為，在圖書館裏，甚至在戴世光，吳景超等先生的書架上都是查得出來的，戴吳等人既然宣稱他們談人口問題時并不忽視社會改革（要掙脫半殖民地枷鎖需要從社會改革入手！），但是他們在研究中國人民貧窮的原因時却忽視了這一層重大原因，在計算中國國民平均所得時，却把無法加到被除數裏去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攫去的鉅大數字避而不談，反而說是中國貧瘠的原因是人口太多，是那些隨便生兒育女的人所吃窮了的。這種說法中國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折服。

中國半封建或封建的生產關係與生產方法也是促使中國人民貧窮的原因之一。中國大部份的生產是農業，土地的佔有關係和租佃關係一直沒有顯著的改善。以全國而論，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竟擁有全國一半的土地，而佔全國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佃農，則只佔了百分之十七的耕地。以租佃關係而論，許多省份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四川福建等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除正租而外還有其他的力租實物租等等。土地雖然逐漸趨向集中，土地所有者并未發展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在高額的租佃與高利貸的剝削之下，佃農貧農經濟破產，無力施肥深耕，生產不得不急趨減退，這又是促使大批農民流離失業的重要原因。至於工業，中國工業一方面受了外國工業的抵制，一方面又大多採取官僚主義的經營，和政府嚴格的管制，許多工業（從漢冶萍，象鼻山一直到龍烟鐵礦等等）都先後斷送了，停存的工業在連年戰爭與經濟政治種種嚴重打擊之下，其經營方式一面又大抵帶了濃厚的封建色彩（像計件工資，學徒制與包身工等等）這一切條件，都死死的陷住了中國工業，生產不能發展，社會財富不能增加，人民的收入與生活也就無從改善。所有這些原因，都是政治經濟問題，也就是戴先生所說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使中國農業工業生產不發達，使中國人民生活貧窮，而戴吳等人反說「這四萬萬人口的重担，早已成爲社會經濟和政治無進步的根源」，這「政治無進步」也是受人口太多了的連累，「三管齊下」呢，還是一管單下呢？這裏又不難看出來了。

### 五、美國是不是理想的天堂？

中國人口壓力論者曾三番兩次的提到美國，拿美國和中國打比譬。他們舉例說：中國農戶平均每戶耕種田地二十華畝，僅爲美國每戶平均耕種

面積的四十分之一；可耕地美國比我們多百分之四十，其他重要資源也是美國比中國多。他們稱羨美國農夫「多能在種植稻麥之外，種經濟作物，並用以換取工業品來維持較高的生活程度，同時國家還可以多餘的稻麥出口」，美國這樣強那好，簡直把美國人民的生活描繪成了天堂一樣。但是，美國是不是一個理想的天堂呢？不是的。美國是一個高度資本主義化了的國家，那裏是禿頭大肚的闊老們的天下，窮人的生活和我们賣臉皮黑頭髮的中國人一樣痛苦，美國工業資本近年來已走向高度集中的領域，小型工廠相繼受到淘汰，全國不到二千五百家的巨型工廠生產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總產量百分之四十，獨佔資本家的利潤在繼續膨大，物價日益高漲，而美國工人的收入祇相當於最低生活程度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就連杜魯門總統也不得不爲這件事表示就愛，他說：幾百萬美國的家庭「正以微薄的積蓄度日」他們的債務已較去年加重了百分之五十。美國一面拿無限的金元去「援助」外國，自己國內却不能消除那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失業工人。我國人口壓力論者難道不可以就此認爲這也是美國人口太多了的緣故，難道不可以據此建議美國推行人口節育？

崇拜美國的人會說他們羨慕的是美國的農業，羨慕他們那一望無際的巨型農場與二百五十萬架的曳引機。我們就不得不在這裏來略談談「談美國農業，美國農業和工業一樣同是高度資本主義化了的東西，其生產品有百分之八九十是要拿到市場上去作商品的，經營的方式廣泛的使用雇傭勞動。此外美國農民大約有三分之一是農業合作團體的成員，這些成員都是自己沒有土地和農具的。他們從農場主那裏得到住宅，燃料，肥料，農具，種籽等去耕種農場主人的土地，然後把收穫的大部份繳給農場主人，這些人是沒有幸福和自由可言的。美國金融資本家利用其雄厚的資金以從事農業的資本主義競爭，他們把持了水源與肥料，利用高利貸與農業機械對小農貧農重利剝削，這樣以達到其賺取農業超額利潤及土地兼併的目的。美國五十萬的富農僅佔全國農民的八分之一，而收入則佔全國農業收入的半數，貧苦農民雖佔全國農業人口之半數，而收入只佔全國農業收入的百分之三。這個趨勢愈來愈壞，一九四〇年美國農場數較一九三〇年減少了一百一十萬，而其農地面積則反而增加，美國土地在更高高度的集中。這些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是一降而爲金融資本家的奴隸（雇傭勞動與參加農業合作團體）或最後走入失業羣，其命運還不是像戴世光教授說中國過剩人口的命運一樣「任其饑饉而死，荒旱而死，貧弱無力維持健康而死」；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國金融資本家們會把幾千加侖的牛奶倒給豬吃，美國大農場的老板們爲了提高水菓的售價曾在一九三〇年毀壞了爲數達十四萬萬磅之多的水菓。（假如把這些毀壞了的水菓分給當時的一千萬失業者，每人可得一

百三四十磅之多，在兩個月之內可以不換餵！）此外美國人把糧食麵粉傾入海裏的事早已是老生常談了。這種矛盾情形並且表現在美國政府政策上，一九三五年政府爲了減少「剩餘」農產品，下令禁絕了四千萬畝耕地的收成；而同時農業部却宣佈全國糧食不敷食用。假如要從上述這一連串離奇複雜的現象上去看，要請我們的人口問題的專家來作答，那末美國的人口是多了還是少了？美國人口應該增加還是節育？這難道還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嗎？

## 六、什麼是問題的關鍵？

但是，人口壓力論者如戴世光吳景超教授等人這時會站出來說：我們所稱羨的是美國人口密度的比例和美國的高度工業化，美國的社會制度我們並不同意，我們之所以主張「三管齊下」，主張同時進行社會革命也就是這個道理。雖然「新路」週刊一卷五期所登的幾篇文章從頭到尾也找不到他們一字半句說美國社會有什麼缺憾，從「三管齊下」這一套理論出發，他們是可能作如此答辯的。那麼好了，美國需要進行社會改革與改良分配，諒問是要認認真真的改革還是馬馬虎虎的改革，如果是後者的改革，那麼上述的一面把牛奶倒來喂豬一面有人失業挨餓的現象還是無法避免；倘是前者的改革，那就是說解決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和生產過程社會性質這一矛盾，倘使美國的原子能運用了生產事業，美國的生產力給予以盡量的發揮，那末，美國所能生產的農產品與工業品將超過現在十倍，可以供給十倍二十倍於美國現有人口的生活所需並再保持極高的生活程度。這就說明了假如中國的工業水準在將來趕上了美國，同時又解決了美國今天所存在的社會問題與分配問題，中國人口即使且有增加，也是不會發生人口問題的。

吳景超教授竭力反對「那些特別注重分配問題的人」，因此也搬出了湯納教授的名句：就是把喜馬拉耶山剝平了，把這些泥土平均分配給全球的陸地，不能使陸地增高幾寸。這裏，我們要請吳景超教授等人先把眼光放在佔中國全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未耕地上去，不必在剝平喜馬拉耶山的泥土去打主意；其次，我們也要請吳景超教授注意另一個名句：「人與立於人類範圍以外之野生動物或植物不同，假定人類爲野生動物，則土地面積當然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超過此一定的限度以生存」。但是，人究竟不是野生動物或植物，人之所以與野生動物或植物不同是人多了一隻手，和一腦聰明的腦筋。憑了這兩樣東西，憑了人類之營謀群體的社會生活，人不但能生產一切生活資料，而且進一步製成從事生產生活資料的機器工具，人類利用了這些高度發達的生產工具，高度的發展了電氣或進而使用

原子推動力，而又解決了美國所未會解決的社會問題和分配問題，不論人口怎樣增加，人類可以在一天中用很短的工作時間，從陸上，空中，海洋，田園，工廠裏去生產一切食物衣服用具，並且維持極高的生活程度，至於住房子的問題，人類可以普遍建築二三四層的摩天大廈，對於住用地繼續擴大，使佔耕作面積一層也是用不着杞憂的。

但是，並不是說人口問題只是在工業化了以後才不存在的。實際上最解決了社會問題和分配問題就解決了，吳景超戴世光教授等人所担心的資本累積和工業化的問題。解決了社會問題，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獲得，並且必須從事一定的工作，保持一個合理的工作時間，並逐漸縮短工作時間，社會上沒有失業的問題，吳景超教授所認爲「難於解答」的就失業人數安排的「困難」也就不存在了。「三管齊下」論者實際上並不贊成三管（社會改革與工業化是用做幌子的），我們也不贊成三管（從社會改革入手）。人口問題之不成問題，正像我們不必去就憂地下的煤藏量有天會挖個精光，空氣裏的養氣在幾千年以後會減少到零一樣，事實上人類是「各依其特殊歷史的生產方法，各爲其特殊適當的人口法則」。譬如蘇聯的人口，革命以後的人口統計一九三六年爲一億四千六百餘萬，一九三九年爲一億七千餘萬，假如按照生活的安定情形與國家的需要來看，或者照戴世光教授等人的邏輯來看，卅年來蘇聯的人口，至少應該增加三分之一或一半了，事實證明人蘇聯人口雖在政府積極的獎勵生育政策之下，其增加率不過百分之十五上下！吳澤霖教授有幾句話（他是爲了說明一個與此相反的目的，是在這裏十分勉強引用一下的）：「一個國家的生產方式改變了，生活程度提高了，教育設施普遍了以後，縮小家庭，減少生育，自然會變成風尚，用不着政府來努力提倡的」。

## 七、爲什麼提這個建議？

中國八年的對日戰爭，死亡的人口在好幾千萬，兩年多以來的軍事經濟政治諸種因素，死於砲火，疾病，饑餓上的人的統計數字一定大得可怕。一面生產率減少，一面死亡率增加，千萬的活着的正在生與死的邊緣上掙扎，成千上萬的中小階層以及自由職業者變成了赤貧和乞丐，最後難免變成路尸，現在通貨還在氾濫，物價繼續狂漲，戰火到處燃燒，中國人正過着這等水深火熱的日子，新路週刊以及吳景超教授等人不去討論中國人民救死求生的道路，不向政府提出「釜底抽薪」的建議，反而把這并不存在的人口問題翻了出來，說得如何迫切嚴重，要政府在人口方面來一個「釜底抽薪」，並訂爲「基本國策」，甚至說生育是「罪惡」，嘲笑中國人的生育爲妨害「公共衛生」。請問這究竟是什麼道理？是什麼用心？（完）

# 興革大學新聞教育管見

王公亮



世亂紛紛，國事如麻，現實環境賜諸於人的煩惱正多。日來閱報，見載有：「教育部朱部長為造就新聞事業人才計，擬在各國立大學中普設新聞學系」消息一則，讀後頗有感觸，筆者年來對新聞教育問題深為關切，平素早有將感受所及盡情一吐之心，際此當局對新聞學采策謀新計劃之時，援筆書供管見，藉作教育當局之參考，雖不敢謂有何特殊價值，但自有無窮之熱誠與希望。

新聞學系隸屬於文學院，所謂「新聞學」者，實是建立在其他各種科學之上的一種學問，因此，每一新聞學系所教授之課程，範圍至為廣闊，目的即在養成能應付複雜情事之新聞人才。復因新聞

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之課目及些許自然科學外，屬於新聞學範疇之內之專門科目，諸如新聞採訪，新聞編輯，新聞事業史，報業管理……：尚有評論練習，新聞寫作等作為磨練寫作能力之課程。近年以來，新聞事業在中國成爲新興事業之一種後，有志青年趨之若鶩，故而設有新聞系之大學，每屆招生，考生輒如過江之鯽，有應接不暇之勢。但唯其如此，考生所報希望太殷，一入新聞系就讀，遂多半成有不能盡情滿意之處。其最大原因則爲新聞學系所標擬之計劃雖好，但其實施成績却難如人意，加之理論與實際難以配合，新聞學系經費拮据不足，在在令當年滿腔熱望仰止於新聞學系門前的學生感到不滿。

本來，新聞學的發展，迄今爲止，並沒有充實到足夠的地步。目前的全國大學中，設有新聞學系者雖然不少，但富有聲望者僅國立復旦大學，私立燕京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即前之中央政校）而且聘請的教授均多半爲國內有數之新聞界知名之士，但所授之新聞學理論，總是貧乏得可憐。這原因並非教授修養不够，實乃因爲新聞學本身貧乏，使得教授們皆感「

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於是，幾張陳舊而不合時宜的講義，幾套空洞的紙上談兵的理論，糟耗了無數寶貴的時間，誤盡了學生畢業後應有的技能。教授們並非願意如此，但因爲這是系裏規定的課程，既受聘不得不應付，學生們也並非願意如此，但因爲這是新聞系的必修課程，既學新聞系，就無法不通過。所以學習時間不白浪費許多，既不能努力於其他許多學科，成爲博學的通才，又不能真正成爲新聞學的專才，一旦「應市」，雖未必差於其他各系之畢業學生，但終少出色之處，常令新聞事業機關有新聞系畢業學生不過如是之感，而使苦讀四年的新聞系畢業生，覺得讀了四年新聞系，未必一定適合於新聞工作，而且反因受新聞系之累，而不能兼顧其他課程，充實本身。

我曾與若干大學新聞系教授與同學談及此一問題，他們的意見亦復如是。我們咸認爲新聞系倘能減少教授新聞學理論的鐘點，而增多進修其他科目的時間，再利用假期派遣學生赴各新聞事業機關實習，既可使理論與實際配合，更可使學生增多充實基本學識之機會。舉例而言，新聞採訪與新聞編輯，成非空口講述所可領悟，不學採訪，未必不會採訪，學過採訪，實際未必能加運用。在課堂裏黑板上學到編輯，到報館裏拿到消息仍是發楞，排版標題也未必就會，這就是因爲現階段的新聞學理論究竟空洞，而技術問題不實習決難學得。而現在大學內之新聞系，聽憑與看看浮面，確乎好像是學到很多專門的科目，但實際却就是這樣浮而不實，理論與實際並不配合的一系。

國立復旦大學新聞系，因爲經費問題，新聞系的圖書室是學生們自己捐助書款集成的，當年在北碚時連作實習所的新聞館，也是師生合力籌成的。同時，爲了經費問題，二年來學生的實習，都得自己到外面找人事，想辦法。燕京大學在北方的高物價下，當年的「燕京新聞」，已經不像在成都時那麼有生氣了，而且因爲經費，「燕京新聞」僅能作爲高班大學生



的實習品，而自民國三十四年以來，派遣實習生的情形，也不順利。至於政治大學，實習生因可就近在南京中央日報等各報實習，但系內種種有益於發展之事，皆因限於經費，無法推廣。新聞系的經費，本不應該高出於其他各系，但政府既想真正培植新聞人才，新聞系是應該有如生物系，土木系等有其特別實習費用的。而況教育當局有普遍設立新聞系之計劃，則我認爲與其普遍的設立許多毫無內容的新聞系，倒不如將已有的新聞系，加以充實，加以改進，來得值得。

因爲新聞系所專的性質不同，設立的條件並不簡單。依地域而言，新聞系絕不能設立在窮鄉僻壤，致與現實脫節，且妨礙師資的選擇。而現時的新聞系，燕京在北平，復旦在上海，政大在南京，平，滬，京皆爲我國大都市，且爲新聞事業重心地帶，地域條件很够。再以目前國內狀況而言，內戰之火高燃，政治既不安，經濟也瀕絕路，教育部雖有普設新聞學系之心，但僅大經費，一時何處籌措？與其如此，何如將這筆經費之小部份，補諸已有根基之新聞系？加以現時戰況激烈，安定區域幅員不大，政治情形特殊，報紙類多「浩一色」，經濟問題既難解決，新聞事業前途可慮，現存之書門者，亦無日不在風雨飄搖中。美國設有新聞學系之大學，數目在二百所以上，但其政治經濟情形優異，新聞事業機關是星羅棋佈，我國現時似乎絕無效察之必要，因此，新任行政院新聞局長黃勵光氏，在報告新聞局的業務時，說：「本人曾提建議，擬利用償還美國租借法案款項下原來由美國計劃擴充的文化教育基金項下，以一部份經費予各大學設立新聞專科，在五年內訓練五千以上的新聞人才。」并又云：「此事本人已與司徒雷登大使非正式更換意見，司徒大使頗表贊同……」，但在

我，則認爲董氏對於中國當前之新聞界實況，實在明瞭得尙未透澈。

根據實在情形統計，復旦，燕京，政大三校新聞系的畢業生，每每得跨入新聞界工作者，皆不滿二分之一，而依目前情形觀察，以後的出路情況，只有江河日下愈走愈近末路，如此，畢業即失業，已經足夠令青年人扼腕長歎，但爲了報紙走向「浩一色」，報道自由喪失以後，青年將更不願進入新聞界去，當然，政府早已經過總動員命令了，歡歡的呼聲正高，我們不可能想像會有一幅包羅各黨各派報紙的長況出現，協助中國走上真正

的民主大道，但對於現有的民營報紙和新聞工作者，政府三令五申的保障法令，委實也應該拿出點成績來了，新聞事業在抗戰時期有過偉大的貢獻，對於以後的建國必有大用，絕不能將它扼殺得絕無生機，現在的新聞事業，需要的是新聞自由如新聞道德，政府該讓民營報紙多保留些，悲哀的是在大學裏攻讀新聞學系的莘莘學子們，他們所學的理论如聽到教授們的訓誨中，最多的就是新聞自由與新聞道德，但當他們畢業以後，踏出學校之門，進了新聞界，親身所經歷的全不是他們在學校時的那一套時，誰能不洩氣呢？存心改行的人不會沒有，但決非多數，無色彩和背景的新聞事業機關少，缺乏自由空氣和專制式的新聞事業機關多，是迫使新聞專門人才傷心拋開本行的大原因，不必奢談多培養大批新聞系學生，能將已有的營加利用，使對國家民族和社會多有些貢獻，就是最大的成功。

中國目前正遭逢着厄運，中國的新聞事業也正遭逢着大難，但正在努力準備做未來新聞工作者的大學新聞系學生們，眼看著一片爛糖的局面，偶聽見一聲教育當局在百忙中微微一顧的呼喚，他們的心情是微妙而激動的，他們無日不在熱烈期望着自已置身所在的學系能有所興革，政府難道要永遠讓他們失魂嗎？

(五月中旬於復旦)

# 中國建設 第六卷 第四期 七月號

當前民族危機與愛國高潮	高祖文
論中國的出路	張申府
論中國的講壇社會主義者	王雁南
戊戌維新五十周年	周谷城
中美日三角關係論	宣統
日本在復興中	李正文
評當前放任派經濟學說	吳爾加
新型的民主	吳爾加
朱元璋的統治術	蔡尚忠
程宋派哲學的批判	白象
聞一多與中國詩的道路	黃秋斯譯
老阿伯的悲哀(小說)	黃秋斯譯

中國建設出版社發行  
三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本市代售處西單中國文化服務社

# 猶太人在美的遭遇

劉尊棋



去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擬訂「國際人權法」時，美國代表團提出一個草案，內中強調「人民不得因種族，宗教和膚色的不同而加以歧視。」杜魯門總統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任命一個人權調查委員會的聲明中也曾說過：「保持憲法所規定的人權平等，是必不可少的。」紐約市還有一

個單行法，特別規定黑人，猶太人及一切其他少數民族或宗教，不得在職業教育，住居等一般行為上遭受任何歧視。凡在美國旅行一遍的人，看到這些皇皇大文，都不免會感到在這個社會裏，真是「好話說盡，壞事做完了。」在美國，除了黑人外，最受排斥的另一部人就是猶太人。據有資格的人說，現在美國反猶太的氣氛，比希特勒上台時的德國，還要強烈得多。(新共和週刊一九四七，十一，三)杜魯門在他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受人權調查委員會報告的聲明中也承認說：「我們剛剛打完仗，種族和宗教的偏狹便開始作祟。而且威脅着我們在戰爭中所爭取的東西了。」

猶太運動在美國本來是有長久的歷史的。十九世紀時，美國也不例外。不過那時美國還需要大批的勞工，成千成萬的猶太人就移民到美國。截至去年，美國的猶太人有四百餘萬。據大英百科全書的統計，戰前全世界猶太人有一千五百餘萬。在歐洲的九百餘萬中，遭受納粹屠殺的約四百萬，所以目前全世界的猶太人大約不過一千一百萬，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在美國。幾乎和黑人一樣，猶太人在職業，教育和住居權利上，一般的受着嚴重的排斥。描寫他們的一本最新著作，並演成了電影的，就是賀布遜女士的「君子之約」。男女主角都是所謂「真太爾」(Realie即非猶太人)。男主角爲了給一個著名雜誌寫「我做了六個星期的猶太人」這個一篇長篇連載，真的冒充了個猶太人，於是一切生年所想不到麻煩都接踵而來。他寫了無數「職」的信，沒有回答，自己的公寓不准他貼出假冒的猶太姓名；醫生拒絕爲他的母親看病，旅館不給他房間；他的兒子在街上被別的孩子叫着各種侮辱的綽號，打回家來，最後連他的愛人因爲他做得太像猶太人了，苦惱的拋棄了他。「君子之約」這個片子製成後，許多小城市拒絕放映。在有二百多萬猶太人居住的紐約只有一家放映。當去年國會「非美」調查委員會提訊好萊塢十一名作家時，竟宣佈它是一個共產黨的宣傳片，但是我沒有看見一篇評論，也沒有聽到一個美國人說，這個故事有什麼

麼誇張的地方。

美國排猶的傳說，到了三十年代以後，完全符合了現代法西斯反猶的型類，許多排猶團體是通過美德僑團直接受希特勒政府津貼的。紐倫堡審判中，納粹戰犯會供認在海外化去五萬萬美金作各種宣傳工作，其中一大部份就是用在美國的。自歐戰爆發到美談參戰，美國所有排猶運動都是和各種極端國家主義的，孤立主義的和全體主義的宣傳密切配合的。戰爭結束，希特勒雖然倒了下去，他的衣鉢却在美國承襲起來，並且一天發揚光大。一九四七下半年有人把八個大城市職工廣告加以分析，其中註明「限用基督教徒」或其他類似排猶的條件的，比戰前結束時多了三倍。大城市只有紐約是例外，因爲紐約州的法律禁止這一類的廣告。凡是不禁止限制猶太人的州中，猶太人被拒絕做工的，至少增加了四倍，在這些州中，百分之九十的職業介紹所都需要冰職的人填明信仰什麼宗教。同一時期內在芝加哥調查的結果，拒絕猶太人做事的職業，在行中部分中有百分之六，商業部分有百分之五十。書記打字的位置拒絕者男子佔百分之四十，女的佔有百分之二十五。紐約只在表面上是例外，骨子裏則有過而無不及。一九四七年底，在紐約市內，像下面這樣電話的對談，兩天之內發生了一百零七次：「喂，你是××職業介紹所嗎？」「是的，先生。」「我想請一個書記，你能介紹他來談談嗎？」「當然可以。」「你要知道，我只要白色的非猶太人。」「那是不成問題的。」這些電話是美國猶太協會爲了測驗紐約法律效力故意打去的。該會打了這樣的電話一百二十一次，只有十四次，回答是：「對不住，我們不能接受你這種限制。」

在學校裏面，排猶的不成文法幾乎是普遍全國的，只有「紐約大學」真正是例外。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的一「新共和」週刊中指出，至少有十五個大學(包括耶魯，李海，伊里諾伊斯等)顯著排斥猶太人入學。大部分中等以上的學校都在報名單上備有「宗教」一欄，要新生填明去否爲「猶太」。有十七個大學的醫院顯明抵制猶太學生。一個猶太人離開紐約要求訂旅館房間而不假冒一個「真太爾」的名字，是常常會碰釘子的，上述的美國猶太人協會去年曾用兩個不同的姓名，一個是猶太人的，一個是「真太爾」的，發給二十個旅館請訂房間的信。結果，「真太爾」得到的

回書有十八封信都是肯定的，猶太人有一個旅館答應有房間。我認識一個猶太朋友手中搜集了一百七十家旅館的廣告傳單和小冊子，上面都註明只招待「基督教徒」或「真太爾」。白人買房子或租房子，大都在契約上註明不得轉讓給黑人，而在許多城市中這類契約中還規定不得轉讓給猶太人。有很多地方根本不許猶太人混住在「真太爾」一起。例如紐約的布拉克斯威里市，絕大部分都不許猶太人居住，康奈梯克特州一個較老的城市里齊非爾德也採同樣的政策。在波士頓，曾發生過聚眾毆打混入「真太爾」區中居住的猶太人事件。有許多右派團體的領袖專以排猶運動起家。例如「十字與國旗」雜誌（一九四二年創刊，號稱一萬二千份銷路）的主持人吉羅德，史密士，著名專欄評論家阿普頓，克羅斯，天主教會南柯羅林之類，這些法西斯領袖都和納粹一模一樣，用排猶的外衣進行法西斯的宣傳組織工作。他們對中上資產階級說：猶太人都是共產黨，他們又對下層人民說：猶太人都是剝削你們的銀行家。去年，當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聲浪最高時，他們更配合全國反動浪潮說：你們看，我們早已說過猶太人侵蝕美國利益的外國陰謀份子，他們現在正把這根榨取的財富搬到他們自己的老窩裏去。說：「猶太人都是共產黨」，是右派一箭雙鵰的毒計。事實上，紐約有兩百萬猶太人，但紐約的共產黨員（不到三萬）中很少是猶太人。一九三九年美共書記長（那時還是布羅海）在國會作証說，美國共產黨中，只有百分之二點五是猶太人，在歐洲，情形大抵相同。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聯共黨員只有百分之二點六是猶太人。一九三二年當希特勒上台前，德共黨員登記的有五、九八〇、二四〇、而當時全德國的猶太人不過五十五萬，其中大多數並非共產主義者。猶太人掌握了美國經濟的說法，本是納粹宣傳的老調，美國法西斯領袖這種叫囂同樣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只要看看美國今天獨佔金融的最大世家如摩根，美隆，霍邦，卡內基等，沒有一個是猶太人。「垣街」是美國最排猶的地方。根室的「美國內幕」中指出，「垣街」所有的大銀行和律師事務所都不許猶太人參加。這些就足證明這種既有的無稽。但是惡毒的宣傳每天重複不輟，必然有它的效力。一九四七年十月份的「幸福」月刊發表「輿情測驗」結果二千萬美國人民都有排

猶的傾向，百分之三十六受測驗的人認為猶太人的確有了「太多的經濟大

權」。這個百分比在西部各州增大到四十六。百分之二十一認為猶太人有了「太多的政治大權」。不錯，美國人民是意外地輕信的，但翻的原因是缺乏民主與真理的教育。

法西斯陰謀將最容易生根發育的沃土是一羣無知和偏見的人民。這個條件在美國恐怕比在任何其他國家都來得成熟。今天美國的經濟恐慌還沒有爆發。一旦爆發了，嚴重的蕭條便開始了，右派反動勢力在獨佔金融資本的指揮資助之下，便會完全展開與納粹德國同樣的暴力排猶和排一切少數民族與宗教的瘋狂運動。黑人，猶太人，斯拉夫人，希臘人，墨西哥人，中國人，都不免要依次受到大迫害。「純亞利安人的優越性」早已是這些運動的理論基礎了。

兩千年來失掉了祖國的猶太人，把他們最好的才智和勤勞貢獻於現代的文明，美國的繁榮。他們在美國有第一流的科學家，音樂家，文學家。美國反動政客偶然示好於他們的復讐運動，那不過看到他們的選票身上而已。他們痛苦於這樣的待遇，恐怖於未來的暴風，只有拚命頭顱重建自己的祖國。一個從德國到美國參加原子彈研究的猶太科學家曾對他的朋友說：「我們來此潛心發明原子彈是為了撲滅我們的敵人。倘若能用它來毀滅人類，那我們自會再跑到別的適當的地方去，把它消滅的。」不過，即使巴勒斯坦以色列國能够建立起來，美國的猶太問題依然存在著。因為第一，以色列那快彈丸之地不可能容納所有的猶太人；第二，大多數在美國宗安家立業的猶太人不願或不能回去。他們中間有錢有勢的人已打破民族或教的界限，但求自己的地位鞏固，並不想做什麼鬥爭。這樣，大多數在美國的猶太人仍必須就地奮鬥，爭取平等自由。這個問題和黑人問題相類似，決不能孤立地獲得合理解決。它的根本原因在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制度。一個美國猶太會的領袖裴蒂果爾斯博士說得好：「沒有全部就業，就不會有公正的就業。若不能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公正的教育也不會。若沒有充分的房屋，住居的歧視也不會消滅。……因此，爭取全部就業，全部教育，充分的房屋和公衆福利的鬥爭，乃是消滅一切排猶行為的基本任務。」



# 金元支持下的希臘怎麼了？

譯生浮

不惜任何代價以擊敗希臘游擊軍是美國在希臘唯一的出路。這就是現在官方的方針。

從美國去的金元，物資，軍事顧問均將增加。對付每一名游擊隊的軍事援助已經達到八千六百美元。

倘使別的方法全告失敗的話，美國軍隊的使用已經在研究之中了。大戰的冒險可能是重大的。結局還是遙遙無期。

高級的計劃者同意除非擊敗希臘游擊隊，美國的援希努力是沒有出路的。今天游擊隊實力之強大，與一年的美國開始「澄清」局面的時候並無二致。

這就表示前途的困難多得很。美國國會所供給的想把希臘扶起來的三億美元差不多已經用光了。總數裏面已經有一億七千二百萬元買了廉價的軍火，國務卿馬歇爾又向國會要求二億七千五百萬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其中大部份是想在希臘獲得較好的結果的。

從美國軍隊裏去的戰鬥軍官將大批的走上希臘的戰場。官方希望他們能夠誘導希臘軍隊多打幾仗。到目前為止，有若干現象可以看出希臘軍打仗並不太出力，他們的理論是已經委託了美國人替他們實際作戰，而美國人將來是不得不這樣做的。

實際抽調美軍部隊到希臘去的計劃大有進展。然而，除非使希軍努力作戰的新制度宣告失敗，這些計劃是不會執行的。目前在準備之中的是一枝美國地面部隊的戰鬥兵，大約一又三分之一個編制較小的陸軍師團以及一師團海陸戰隊。這些軍隊未見得馬上會使用，除非由國會下令，或是聯合國有所行動。

在人的方面，對付這一枝頑強的力量越來越大的游擊軍，軍隊的損失每月可能達到總數的百分之十。這就意味着倘使要在春夏兩季繼續採取攻勢的話，軍隊的一半必須要補充。山地戰大半是短兵相接。這不是在看都看不見的地方，用轟炸機和長射程大砲可取得勝利的事。

在物資方面，代價估計要比目前對希軍的援助多些。希臘反游擊隊的武器一定要那些可以用手搬運的傢伙——機關槍，白砲，自動步槍——不是巨大的坦克或重砲。輕武器供給是充足的，而摧毀大軍之用的重武器是不實用，不需要的。

金元方面，倘使希軍在美國人指導之下，担任掃蕩工作，耗費將比去年費用稍增加些，但是倘若把美國軍隊招請到希臘的話，費用可能超出這數目的幾倍。運輸大批的美軍遠離本國，並供給給養，這筆開銷很不輕哩。

真正困難是：像在希臘的深山野壑之中實行游擊戰，用普通的戰術是不容易對付的，人數從五十人一股到三百人一股的共產黨隊伍在大半無路可通的山中生活，作戰。他們沒有可之切斷的交通線，沒有可以炸毀的大司令部，沒有可以

突破的動議。他們出其不意的襲擊，馬上又無影無蹤，就像突然從隱蔽的山路上走掉了。只有追擊並加以包圍才可以把他們消滅，而這種軍事行動是需要大批受過山地戰訓練的步兵的。

因此空軍對付游擊隊是沒有多大效用的，除了偵察和偶然轟炸掃射目標暴露的隊伍以外。在大部地區只有騾子可以利村裏作戰，裝甲車大半也無用武之地。因此，坦克，大砲，甚至於接近前線的運送供應品的卡車都不可能大規模使用。

要怎樣才能消滅這二萬名至二萬五千名的游擊隊是美國的計劃者一心一意研究的問題。最後一年中美國武器與軍用物資的援助在每一名敵對的游擊隊身上的已經達到八千六百美元左右，比了維持海外一名全副武裝的美國兵一年的費用大兩倍以上。可是游擊軍並沒有被消滅，倒反而更加強大起來了。現在的計劃是試令希臘軍隊首先行動，而把美國軍隊準備起來作為最後的一着。

因此，美國方面要在西臘政府能够撐得起來以前，必須先把游擊隊肅清，正意味前頭有一場代價很大的鬥爭。結果如何目前還不能預料。更多的金元將送過去鼓勵希軍真正的努力作戰。但假使這一着棋失敗的話，美國軍隊——陸軍，海軍和空軍——可能在今年年底以前開到希臘去參觀。(譯自「世界報告」)





李局長已答應接見八位代表，並且

可以不必簽名。於是代表們才再度  
進局，還帶有一罐民調會配給的糞  
米。在米中發現的大鐵塊一個（約  
三磅重）希望局方向民調會交涉。  
八位代表見到李，就首先聲明他們  
來教局的消息，是局長上星期六下  
午在青年會中親口向他們約定的。  
李聽了之後，扳起臉孔，就打  
起官腔，責問代表：「我叫你們簽  
名為什麼不簽，本來我不承認你們  
有資格簽，姑念這是第一次所以  
接見你們，關於貸金一事，准由  
吳市長負責答覆，而且你們已有  
四位代表（都是校長）去參議會接  
洽去了，這就是今天我對你們的答  
覆。」

代表聽了之後，就紛紛起立發  
言，他們要求李局長站在家長地位  
解決教師罷工問題，並否認他們  
守底正式代表到參議會去。其中  
一位女代表感憤過分激動，聲淚俱  
下，她說：「國家不關心我們，  
連我們的生活都受摧殘。一李局長聽  
了，長生氣中起立向代表說：「後  
一代國民都交給你們手裏，你們做  
事要像教師樣子，現在你們聚眾  
吵鬧，已不或其教師的權限，我不  
滿意你們今天的行動，你們做事要  
有分寸和限度，否則後果要由你們  
負責。我願意幫助你們，但其他的  
話不必多講。」代表就請李局長探  
聽吳市長的答覆，李拒絕所請，這  
時小學教師中有幾位剛從參議會旁  
聽回來，要求將結果報告李，但也

遭拒絕。

### 熱情的慰問隊

八位代表以交涉沒有具體結果  
向就全禮退出，向局外教師報告經  
過。當場請願教師一致舉手表示，  
決不回去，在局外露宿等候圓滿答  
覆；這是六時三刻的事，過了七時  
，天色漸暗，雨點緊密，全體男女  
教師有的張傘，有的頭頂報紙，排  
列在教局牆邊，不斷地高呼口號，  
和唱歌，一遍接着一遍，青道乃十  
分高興，附近弄堂里市民圍集很多  
，週圍佈滿武裝警察。

九時以後，各校教師陸續有  
二百多起來和代表「陪夜」。教育  
家郭爽秋也在十時到場勸教師回去  
。十一時交大會代表親臨前來慰  
問，並向教師獻贈紅綢一面，上寫  
：「堅持一定勝利」，當代長團旗  
幟隊伍環繞一週時，經過之處，是  
一片掌聲和歡呼。二十九日晨四時  
，深夜中，天氣突然大雨，坐在地  
上的教師在馬可奈何中走到對面尚  
暨坊和申江醫院中避雨，五分鐘後  
大雨停了，他們又立刻回到原處，  
繼續唱就是力量」的歌。

天亮時來教師們的隊伍移到社  
會局正門口廣場上，此時附近居  
民爲了表示同情起見，一早就送東  
西來慰問，共計收到五打毛巾，十  
二條香烟，許多大餅和幾桶茶水。  
有個小孩子自告奮勇向附近市民勸  
募，將錢買大餅送給他們。有幾位  
主婦還親自送來一罐煤球和一隻紫

銅大茶鐘，願意借給他們，另一家  
居民也借給教師兩張方桌，男女教  
師就在桌上寫了許多標語。漫畫，  
張貼在社局的牆上。那天社局大門  
緊閉，他們就在社局大門台階上搭  
起臨時司令部，當中懸着「反飢饉  
場」四個大字，將各方獻贈旗幟百  
多幅一齊掛在四週，社會局紅藍牆  
被命名「反飢饉牆」，還有「物價  
天天漲，教師餓肚皮」等標語。

由於五百多教師在教局請願整  
夜，不能回校上課，各校的小學生  
也紛紛組了慰問隊，來教局慰問老  
師。九時起就有各校小學生隊伍從  
每個角落匯集起來，參加教師的隊  
伍，不肯回去，願意和老師在一起  
。一小時以後小學生人數已增至五  
百人以上，他們自動喊：「老師苦  
，老師苦，老師沒飯吃」，旁邊看  
的人，莫不爲之感動而且還跟着唱  
師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

一直到請願解散，都不斷的  
有商店，居民，學校代表前來慰問  
，萬方綢緞店還贈旗一面，幼師，  
師專自治會獻旗慰問的時候，特別  
感到親切，其他尚有中華職校等十  
餘校學生的熱情慰問。

### 代表橫遭扣留

上午九點多鐘，李局長在寓所  
以電話通知在局的劉詢收科長，向  
教師答覆三點：

- (一)市長已答應，每人先借  
五百萬元，領款手續立刻可辦。
- (二)如果不滿意可派代表十人到市

府見吳市長。(三)下午四時潘  
長在參議會特也討論教師一事。以  
上三點答覆由劉詢收科長會同警局  
警備科長陸大公司教師傳達。十一  
時，教師就推派代表舒子橋(三區  
百寶工子弟學校)東明(十一區  
私立華民小學)黃俊(女，第三區  
勤經小學)上樓接洽。警備人員就  
派三代長簽名，結果發覺黃俊與陳  
明兩人所簽的姓名和任職校名不符  
，認爲可疑，當即將兩代表扣留，  
只讓舒子橋下去傳話，舒不肯，請  
求釋放黃陳兩人回去幾經交涉，都  
遭警方人員拒絕。

當局外教師聽到舒子橋報告兩  
代表及扣留消息後，即派代表黃  
怒。全體教師和學生一致要求釋放  
被扣代表並堅決表示：如兩代表不  
獲釋放，決不惟代表與吳市長談  
判。早二時許勢極化，警備飛行營  
轟相繼到達，附近宣佈戒嚴，空氣  
十分緊張，下午二時許吳市長到  
場，便與舒子橋同去見吳市長，要  
求釋放兩代表。

當時烈日當空，四圍軍警刺刀  
密佈，請願教師和學生雖已十分疲  
倦，仍坐在「反飢饉場」上，口裏  
唱着喊着，要求釋放代表，有些教  
師就乘空入屋中收批學生的考卷  
，完成他們的任務。

### 「堅持一定勝利」

四時正，黃俊和陳明兩代表由  
教局劉科長從嵩山分局領回歸隊，  
教師學生歡呼若狂，女代表黃俊報

皆被捕經過：警局以身份可疑爲理由，將兩人押赴寓所查看國民身份証。查明爲「誤會」後方予放出。

四時一刻被邀出面以調人資格謀打開僱局的教育界名流杜佐周，楊衛玉、陳伯吹三人到場，向請願教師報告與李局長，朱處長斡旋的結果。杜佐周首先報告當局對教師所提四項要求的答覆：

(一)一千萬貨金分期付給。由市銀行暫墊六百萬元，每人一二天內先付給五百萬；其餘半數由市府負責向國家銀行借貸，俟款子借到後再行分發，保證在暑假(七月十日)以前發清。

(二)關於教師配給米決在本月底前全部發齊，如發現有零米，學校可向教局報告，向民調會掉換好米。

暑假中(七月至九月)教師配米的價格決定不在教育局職權之內，但願同有關方力爭，儘可能減低。至教師要求一斗戶口米改配二斗一事，教局事前未知，也願代爲交涉。

教師要求增加每月每人十三萬元補助金，因整個預算有限，教局無權決定，但願向參議會要求儘量提高教育經費預算。

五時許，杜佐周等報告完畢，邵爽秋和許月橋兩人也從參議會回來。教師們當場討論當局的各項答覆；楊衛玉，陳伯吹亦相繼盡力鼓勵，全體教師經過慎重考慮，一致對杜佐周三入保證表示信任，五時

半各校學生隊伍先行離局，請願教師也開始整理隊伍，五時三刻道經過二十七小時通宵雨請願的教師隊伍才離局歸校。

### 市參會的「議案」

三十日各報除了刊登私小教師經過外，還登有兩節有關此事的消息。

一個是參議會的內容如下：

「昨日市參六次大會散會前，通過陳葆泰等二十八人聯名提出之緊急臨時動議：『請市府嚴厲制止假借名義冒充民意，聚眾請願』，決議：決定三項辦法：(一)切實遵照中央規定，請願者不得超過十人。(二)請願者須隨身攜帶國民身份證及職業證明文件。(三)如聚眾請願由警局負責嚴加制止」。另外一則是李熙謀局長對記者談話：

「私立小學員工待遇，願由各校董事會及校長負責，本局可不加過問，少數教師未明經過，來局請願……查此次請願代表，經警局盤詢，發現有少數身份不明者，混雜其間，小學生參入其中者，亦有多人，其行動頗不類似正常教師團體，是否受人利用，本局正查究中，此次承警察總局及嵩山分局負責，日夜維持秩序，致未有意外事發生本局實深感謝。

無疑這次私小請願在當局疑心多怪的今日，自然會想到「奸人利用」上面去，而忘記教師每月二三

百萬薪水餓肚皮那會事。至于以民意代表機關之市參會居然通過違背憲法，剝奪人民請願權利議案，倒是有點唐突之感。

### 中紡工人「搶吃」

同時由于物價飛漲帶來更多的不安和騷擾私小教師不過其中之一。在工人方面也在月底發現「搶吃」運動。

二十六日中紡十三廠工人發起「搶吃運動」，上午午餐第一次「搶吃」，沒有成功，夜十二時機器間領班職員的夜膳，因遭工人搶吃，沒有吃到飯。

到了第二天！工人正式提五項要求：①每人借支五十萬元，②依照民營工廠待遇每工友每月津貼米二斗，③要求廠方一律供給膳食一次，④每人普加工資三角，⑤每人發給工衣一套。二十八日廠長召集各科主管會商，未予答覆，那天又有工人「搶吃」的情事發生。

據目前所知已響應「搶吃運動」的計有：中紡三廠，中紡四廠，中紡十二廠，中紡十四廠，中紡十九廠和滬東中紡第一針織線廠。治安方面也已表示此項「搶吃運動」關係奸人煽動，現正密切注視中必要時將以斷然處置止。

同時傳來的有駁運工人醞釀罷工的消息：工人方面並已提出生活指數每星期公佈一次的要求，如果沒有相當結果，可能會招致一次範圍頗廣的工潮。

就以這次大夏，光華兩大學要求改爲國立大學的事說，表面上是教育界的事，骨子裏還不是因爲學生繳不出學費而激成，私校收費以米計算，五石米就是一億元，試問：有幾個學生讀得起？

### 漲風·大鈔·入心

七月一日是會計半年度的結賬時期，這兩天銀行方面貸放停止，市場由月底停頓起，也還沒有正式完全開市。而航空，火車，輪船，都加上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市公用事業，七月份起，也要較上月份漲百分之二七五，郵資加價問題立法院也提出討論了，照過去經驗：每逢公用事業漲價，百貨無不迎頭趕上的，漲！再漲！

物價飛漲，幣值跌落，隨便到街上買件東西，都非帶大捆鈔票不辦，市面更感頭寸不敷應用；據某報透露消息：當局向美訂製的新型四凸版印鈔機五十部，都已運到上海。這種機器的印刷速度特高，對於鈔票增產，功效極大。萬元關金券(法幣二十萬元)已印製完成，準備出清。二萬五千元的關金券(法幣五十萬元)的製版工作亦告完成，即將開印。

這兩條消息像魔影一樣，給喘息在今天物價下生活的人羣以更大的恐懼和威懾。他們都憂慮那新型印鈔機增產的大鈔，將帶來比六月更大，更可怕的風暴，未來的日子如何過法？

# 福州的水火劫

## 『廈門通訊』

歐陽鵬

盛夏的江南，雖不如鶯飛草長綠茵如錦的季節，但比起江北塞外，它還具有一幅渾厚醉人的圖畫。在這裏，你可以看到西湖水碧，騷人墨客遊樂輕蕩的悠然神態，綠陰樹下，袒露酥胸的少女，讓人們澈頭澈尾地領略她們健美的曲綫，歌場上夜夜元宵，笙歌達旦；舞廳裏靡靡蕩蕩，昏醉金迷，可是，誰也料不到，在仕女們瘋狂地盡情陶醉的某兩個夜裏，却演出兩場空前浩劫，不但一般市民蒙受慘絕人寰的禍害，那些昏醉金迷的仕女們也受到波及而鬱鬱寡歡呢。

是中華民國三十七年的六月，僅僅一旬之間，福州一連來了兩次空前浩劫，水脚與火舌掠過，把一座花園都市弄得焦頭爛額，變成荒涼淒厲的廢墟。

## 一場大火，延燒六

### 華里

先是七日的晚上，除了陶醉在夜生活中的人們，以及那些連夜裏都是爲了生活而掙扎的人們之外，其他的人們正在酣睡做好夢的時候

，下半夜的零時，南台小橋區達道路一家壽濟國藥店，突然間被祝融光顧，鬧起火災。當時西北風很大，而那地方都是些木板舖的棚屋，那火舌一吐出了瓦背，馬上東伸西展，南侵北伐，如怒濤般的澎湃，祇看它把一座座屋子絲毫不費力的吞了下去，使許多救火員也望而生畏；他們眼看著那平時用來劃界限的牆壁，一座座的倒塌下去，然後那四面臨空的屋架，好像乾柴放在大爐裏燃燒，畢畢剝剝的燒個精光。這時，漆黑的天，都被這火光照射得通紅了。睡在夢鄉的市民們，也全都被畢畢剝剝的火聲，急急骨勒的唧屋聲，叮叮噹噹的救火車聲，哀呼慘號的哭叫聲驚醒了。

火趁藉風勢，好像噴火坦克車一樣疾馳奔跑，一下子千百條火舌，越過了水溝，跨過了石橋，就如入無人之境的「堅壁清野」了，它肆無忌憚的跳來跳去，橫衝直撞，一直向東南延燒到玉環路，才被幾座封火牆擋了鵝。然而此路既不通，火伯伯立刻採用迂迴戰術，掉轉頭竄進了通往台江路的一巷裏，吞了四五座房子才放手，而另一邊呢？一直燒到透龍街，才有氣沒力的停了下來，要不是那幾條封火牆堵得緊壘得堅，和幾十條水龍在消防隊嘶嘶力竭之下拚命搶救撲灌，一夜之間，也許整個南台，都會付之一炬哩。

這場大火，波及的地方相當大，計有小橋，台江兩個區；小橋區自零時二十分起迄一時三十分止，計焚去房屋四五一間，八一戶；台江區由一時二十分起迄第二天早上七時二十分止，計焚去房屋七八七間，一、五三一戶。火路東至達道路合組醫院門前，西至後州巷口，南至玉環路萬壽小學門前，北至防兜爲止，災區週圍合計約達六華里有奇，燬屋一、二三八間，二、二四八戶，物資及財產統計在二萬億元以上，男女災黎達三萬多人，爲百年來空前大火劫，把整個榕城攪亂了。整個繁華的南台，半夜之間，斷垣殘壁，瓦礫片片，一望無際，配合着哀號啼哭的災黎，驟眼火場檢視殘物，真是一幅慘慘萬狀惡構圖。

## 一日大雨，榕城變

成澤國

今年福州的流年，的確不利，時間不過一旬，南台一大片焦黑的瓦礫場尚未清除，幾萬無家可歸的火區災民尚未得到善後的處置，而好心的入，也還爲這場災劫而東奔西走，呼籲救濟的時候，那一幅慘慘的構圖，還清晰地在每一個人的腦幕上，卻又來一次大水災，又弄得田園湮沒，廬舍爲坪，財產東流，人畜喪命，更攤上幾十萬嗷嗷待哺的災黎了！

洪水是在十七日晚上登陸的。在未登陸之前，僅十六日一天暴雨，再繼以十七日白天一場小雨，水就氾濫起來了。以常識的判斷，像這樣的雨量，無論怎麼說都無關緊要，然而洪流却也學會一手閃電戰術，使八九十歲的村農船伏，憑他們豐富的經驗，也無法推測到這次的水勢，會有這麼厲害。於是，於由大家「絕不相信」的疏忽，因此災情也就特別的慘重。

洪流在十七日晚上登陸之後，人們還不在意，毫無防水準備，到了十八日黎明，就以其瘋狂席捲之勢，長驅直入，使人猝不及防，而水勢每一小時約漲一尺一寸，所以不多時候，全市除了倉前山，于山，烏石山三處較高的地帶之外，全部浸入水中，氾濫橫流，頓成澤國，水深有至七八尺以至二丈餘者，其來勢之猛，洪流之巨，創百年

來最高紀錄。據一位將近百歲的老者稱：前清同治六年，曾有同樣水災，但當時災情，却沒有今日之慘烈！

十八日清晨，當市民紛紛自夢中驚醒時洪水已衝入室中，大家遂急速搬取衣物，但水勢洶湧猛烈，於是雨交加中，市民相率扶老攜幼，登床上棹，爬樓跳屋。伊家所週知，福州的房屋，除了倉前山有幾座水泥鋼骨洋房比較堅固之外，在城南，在城內，所有的房屋無不虛有其表——外面看看，固然都是已屆垂暮之年了。而木板的棚屋，又比磚瓦為多，所以洪水一侵入，四週的泥牆就起先發生問題，在慘風苦雨中，在喧嘩的人聲呼救中，祇聽到一片房屋傾倒聲，以及被水沖去的人們號哭聲，那些站立於床桌上屋頂上的人，大部遭壓斃或淹死，厥狀至慘，不忍卒聞，更不忍卒睹！

這次水災，慘狀空前，房屋坍塌，財產損失，人命死傷，真是一言難盡。據福州市警察局調查報告：鼓樓區被水淹浸的街巷計一五三段，門牌二、七、七五號，住戶八、六二一家，人口三〇、八一〇人，受災最慘的住戶計有八七五家，人口四、一二五，淹斃一人，壓斃八人，房屋倒塌五八七間，泥牆翻倒一〇八座，被災而獲救的九二人。大根區被水淹浸的街巷計二四九段，

門牌一、四三二號，住戶一〇、一四九家，人口一二、七〇一人，受災最慘的住戶四一九，人口一、五六九，受傷二五人，溺斃五人，壓斃二九人，房屋倒塌四三九間，牆壁崩塌五〇西，被災獲救的三三〇人，小橋區被水淹浸的街巷計二九五段，門牌七、一五四號，住戶一一、八九五家，人口三八、九六九人，受災最慘的住戶六六九家，人口二、八一五，溺斃六人，壓斃八人，觸電斃二人，失蹤二人，房屋倒塌一六二間，牆壁崩塌一三四座，被災獲救的六七一人。台江區被水淹浸的街巷計四一七段，門牌九、六五四號，住戶二〇、二二五家，人口八三、六四六人，受災最慘的住戶一、九六三，人口七、一五三，受傷五人，溺斃二人，壓斃一人，失蹤一人，房屋倒塌九一四間，牆壁崩塌三四座，被災獲救的一二四人。倉山區被水淹浸的街巷計九九段，門牌二、三〇六號，住戶五、七八八家，人口二七、三〇二人，受災最慘的住戶九二，人口五九三家，受傷五人，房屋倒塌八四間，牆壁崩塌一九座，被災獲救八二人。總計福州市區被災之街巷一、二一三段，門牌二六、二三〇號，住戶五六、六七八家，人口一九三、四二八人，受傷最慘的住戶為四、〇一六家，人口一六、二五三人，受傷七五人，壓斃一四六人，觸電死亡二人，溺斃一四人，失蹤三人，房屋倒塌一、三六三間，牆壁

翻倒八〇八座，（此為櫛計，以櫛數計至少在一萬間以上，傾塌牆壁八、六四座）被災獲救的為一、二七一人，全部財產物資的損失，估計當達一百億以上，如連同水上損失，以及三千速杉木計算，總數可能在一千億以上。

### 浩劫的原因與善後

達道路的大火導因於壽濟藥房，一說因為烟囪起火所致，一說是壽濟老板夫妻吵架將油燈拋到床上因而起火，現在警察局正在詳細研究中。

洪水的的原因，據氣象台「事後報告」：「數日前台灣海峽，發生自一八八一年以來所未見之大低壓氣流波及南中國名地及南海區域，福州位於仙露嶺山脈以南，其地位猶瓊州之於喜馬拉雅山，加以適值雨季，燥熱無風，此百年來第二次所未見之大低壓氣流，在此區域逗留不散，加之由建溪沙溪上流山洪爆發，連降暴雨達一百公尺，造成大洪流，浩蕩而下，福州乃釀成此不可抗禦之浩劫。」（見中央社二十日電）然而事前未能使地方當局注意防備，事後才來報告。

火災，有「福州市南台火災善後委員會」的組織，水災也有「福州市水災善後救濟委員會」的組織，由省市政府當局及社會名流士紳，國大代表，省市參議會，各區區民代表會諸公奔走呼籲，但至筆者

發稿之日，據中央社二十八日電訊，云：「……急賑收容四千餘人，施粥經省撥米八五〇担，市府撥多賑米五〇担，省另撥款六億，惟迄今尚未領到，月前東挪西湊維持，均將告罄，決定月底結束急賑工作……關於房屋重建工作，經由美撥項下撥救濟物資五萬萬……現尚有一萬餘人，無法收容，流浪街頭；」又訊：「福州水災急賑工作，定月底結束……現收容者共四、三八三人，尚有露宿街頭者甚眾，此輩生活極艱苦之災民，嗣後食宿將無依，問題殊為嚴重……」

此次水火二災，據聞省府建設廳表示，要重新建設，非半世紀無法恢復。憶念杜工部的「吳楚東瀛拆，乾坤日月浮」兩句詩，請你閉目想想，那是多麼使人驚心動魄的一幕！

隨着水火二災之後，第三次的災難，那便是物價的高漲了，災前與災後的比較，是整整漲了三倍強，而災後的一句，又猛漲了三倍強，合起來前後高漲六倍。

「嗚呼！」大火之後是水災，大水之後是物價，那麼以後呢？經驗告訴我們，大水之後的瘟疫那是無可幸免的災害，除非衛生當局有絕對妥善的設施。

福州一向被稱為「花園市」，而今，它是一片廢墟了，套句三家村習語，是「嗚呼！燕夫！」



# 北平「七五」慘案紀實

馮仲

## 【北平通訊】

（來文作者係親身參加「七五」事件的記者之一，他自始至終，未離大隊一步，現在他壓住感情，把他所目觀的忠實地客觀地記下來，獻給本刊讀者，又據他推測士兵開槍的原因，可能是在出發時奉令遇學生大隊前衝時即開槍，但是那不幸的瞬間，却是學生大隊遵從白世維局長之命東西兩隊離合歸去，士兵莫明實情，見隊形有動，即率爾開槍，且是兩機槍橫掃，致造成空前慘案，他這個觀點，對於讀者欲了解此慘案真相者不無一助，特此附聞。

（編者）



民國卅七年七月五日，文化古城發生了一件空前的慘案，東北學生搗毀了參議會，包圍議長許惠東住宅，青年軍在東交民巷開機槍掃射彈壓，學生死傷近百人。誠如東北旅平同鄉會所云，確是「史無前例」的慘案。

三個月來東北各地的學生陸續逃難入關，到現在北平的難生已不止一萬人了，但是東北臨大臨中成立無期，到其他學校借讀也遭拒絕，他（她）們住在廟宇的遊廊下，一天晴雨頓窩頭，千里遙遙的跑到北平來受罪，使這一羣失掉祖國溫

暖垂廿年的青年人們，感到莫大的失望。正在這時候，北平市參議會通一件「救濟東北來平學生緊急辦法」，在東北人看來，內容是荒謬的，這無異是導火線，引起了五千青年學生的遊行請願，搗毀了參議會，包圍李副總統公館請願，包圍許惠東議長住宅，最後終於發生軍隊打死學生的慘案。

原議案的內容，要點是這樣的：（一）將全體來平學生交傅總司令以嚴格軍事訓練，並給以士兵之待遇，訓練期中考查其思想、背景、身份、學歷、確有學歷及思想純正之學生，暫時收入東北臨大臨中，或入其他學校借讀，其思想背謬者即以管訓，學力之不合者即撥入軍隊入伍服兵役。（二）請中央停

發東北各國立公立學校之經費及學生公費，全部匯交傅總司令，會同省市政府審核發放，貼補東北來平學生費用，或改匯東北臨大作為經費，東北各校一律暫行停辦，以免其一面派遣學生進關，一面另招學生，並套取經費與公費。（三）東北國立公立學校停辦，停發經費，令教職員一律進關，在學生軍訓班或東北臨大工作。大部東北學生認為這個議案並沒有半點救濟成份，而類似一個抓兵法案。況且北平市參會又有甚麼權來干涉東北教育呢？

五日清晨分住在各角落廟宇的東北大學，中正大學、長春大學，長白師範，濬陽醫學院，及東北聯中等十五個單位學生，分東西兩路出發遊行，九時許在市參議會門前匯成了五千人的巨流，他們高喊著：「挽救東北教育危機」「反分割東北」「反歧視」「打倒參議會」「打死參議員」的口號和標語，新編的打倒參議會的歌聲響徹雲霄：「參議員呀！壞良心，硬要我們去從軍，停公費，受軍訓，調查思想加考問，兄弟們！快起來，一定把他們打垮台。參議員呀！壞良心，不該輕視東北人，不讀書去參軍，建設東北用何人？」

大批警憲趕來了維持秩序，西長安街交通斷絕，參議會鐵門早已關閉，徒手警憲堵住了門口，學生們想找到參議會的負責人議長，副議長或者參議員們的代表來交涉質問，但是參議會諸公看了學生雄糾糾氣昂昂的樣子，不但沒敢出頭，反都偷偷的躲出去了。

天上烏雲片片，太陽熱力透過雲照射在大地上，更顯着燥熱，學生們心皆急躁已不耐久等，只聽得一聲「打進去」的吼聲，一股巨流衝向參議會，徒手警憲攔阻無力，鐵門被拉毀了，人潮衝入了會內，傳達室，秘書處，議事組，總務組，以及動員處委員，北平市參議會，沙發傾斜，文書卷宗撕碎遍地，門窗玻璃無一完整，大掛鐘也打得粉碎，大門上「北平市參議會」六個大洋灰紅字被打落，只剩下「會」字，而代以黑墨書寫的「北平市士農勞紳會」，滿牆是「三老四少會」，「殘異國」，「打死參議員」等等的標語。

這時有北大，清華，燕京等八院校學生在代表趕到，向大隊獻旗，上書：「要生存，要自由」，學生們的情緒更高漲了，東北臨大籌備主任陳克學也趕到對全體訓話，希望學生要冷靜，不要再鬧下去，趕快回去，學生們認為不滿意，又衝破了警憲封鎖綫，二次打入參議會，作徹底搗毀，主席團已難控制群

素的情緒，樓上第八區公路管理局的兩間房子也遭波及，只有最後一座的議長室，秘書長室，及會議室，未被發現，仍保持完整。

警局代局長白世維，憲兵十九團團長梅慶鳳趕來，梅團長大聲的喊：「同學們不要再打，這全是公家的東西，我也是東北人，從沒有這見過這麼野蠻無理智的東北人；……」話未完，人群中一聲「打這個大肚子上校」，隨着飛起一塊磚頭，小木棍也繼而下，梅團長的眼鏡鏡片碎了，手拿着眼鏡架子，擠出了人羣，坐吉普車離去。白局長在人羣中也一度被高高的舉了起來。警察二人，學生一人都受了輕傷。

快到中午了，參議會還沒有人敢出頭，學生們沒有結果，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開入了南北長街，到李副總統公館前。到十二點半鐘，李副總統由外面趕了回來，步行穿過了人羣，當即接見學生代表稱：「對學生們的食宿及入學問題均負責設法解決；參議會是民意機關，不是執行機關，通過的議案只是建議，實行與否仍在政府。學生們並氣憤憤的將搞參議會的原因告訴副總統，副總統很溫和的說：「你們都是小孩子，打了打了吧，以後不要再打啦！」學生們又要求許惠東來向全體道歉，副總統說沒有權命令民意機關的官員。

學生們徘徊在南北長街不即離去，僵持到下午兩點半，紛紛高喊

找許惠東去！」又風湧到東交民巷，但大批武裝警察已先學生五分鐘而趕到，在許惠東住宅的四周花園裏嚴密佈防，白綠兩色的鋼盔與閃亮的刺刀相映發光，另有約百名的徒手警察和便衣偵緝隊協助。許惠東的全家則早已躲出去了。

學生代表先進去交涉；未見到負責人，反被扣留留在院內。學生大隊趕到後開始向院內衝，許公館大門半扇被擠破，學生往裏擠，警察往外推，雙方展開大門爭奪戰。防守大門的內七分局局長張乃仁的手槍被擠失，頭部被打傷。學生衝入院內，另有大批學生越過短牆衝入花園內，與憲警展開交手戰，好驚險的一幕！木棍磚石齊飛，學生仍死衝不退，吧！吧！吧！一陣槍聲，警察對空開槍彈壓，學生們不得已退了出來，大隊被截成了東西兩段。以後學生們又逼擊衝鋒三次，並且將東面短牆折了一個缺口衝進去，但都被磚石，木棍，以及對空發射的槍彈擊退，學生們七八名受傷，警察也有三四名受傷。漸漸的由「交手戰」轉入了「磚石戰」，又轉入了「口戰」，互相漫罵，罵急了，牆內仍不時有大塊磚石拋出，牆外的學生也不時還敬。

這樣僵持了很久，學生派代表十幾個人進到院內請願，等候了一

個多鐘頭，外面的「勇戰」愈演愈烈，白世維代局長由警備部請示陳總司令後，回來接見學生代表，此時有士兵一營及裝甲車六輛奉令開來彈壓警戒。全付武裝的青年軍，戴鋼盔，穿馬靴，持機槍，衝鋒槍，手榴彈，配合裝甲車立刻佈防守住了東交民巷各出入口。白局長對學生代表說：「你們要許議長道歉，但是參議會是否真通過了那樣一個議案。現在還沒有判明，當然還談不到道歉。傅總司令已經知道你們在這裏鬧，而且派了部隊來，現在我要搜查張局員丟失的手槍，若找不回來，誰也走不了！」

搜查的結果，手槍沒有找回來，學生們已經一天沒有吃飯，多已疲憊不堪，且天氣已晚，學生代表向白局長保證，一定可以交還警局的手槍，並且答應為翌日上午九時到警察局與白局長繼續交涉商談。白局長下令放學生們回去。此時被截成兩的學生大隊正準備會合歸返，憲警的官長和新聞記者羣也都走出了許公館，觀看學生們的撤退，但這時突然槍聲大作，空前的大慘案就在這時（七月五日下午七時整）發生了！機關槍衝鋒槍的射擊，連續七八分鐘，一排排的子彈向射

了人羣，一陣大亂，幸學生們大都迅速的臥倒，更有的狂喊奔逃，警官和記者羣也都臥倒，爭先爬入了許公館的大門。另一扇門這時也被擠破了。白局長也幾乎中彈，面色蒼白高喊：「快找他們（指青年軍）營長來見我，下令不准開槍！」同時趕去打電話報告給陳總司令及劉市長。學生們有的子彈穿過了肚皮，有的擊傷肺部，慘叫聲，哀哭聲，重傷二十餘名，輕傷約百名。重傷者送到醫院後，當晚又死去了二名。

大隊學生退走後，青年軍也正在集合，在暮色中記者羣去參觀現場，光滑清潔的東交民巷，滿地磚石碎瓦，灘灘鮮紅的血跡，三具屍首橫陳，重傷者臥在血泊中呻吟，滿是戰場第一線白刃戰過後的凄慘景象。未走的幾名學生向醫院中搭送他們受重傷的夥伴。

慘案過後，重傷者續有死亡，現在把死難學生名號寫在下面：

長白師範：賀守志，孫德馨，卜鴻勳，韓德林，李福維，楊龍靈；中正大學先修班：徐昌，東北聯大：江順謙，東北聯中：吳兆泰。



# 平月文痛

## 傅作義總司令發表談話 爲「七五」事件

學東忍受北平各人士無不盡力... 傅總司令發表談話，對於此次平津之亂，深感痛心。...

的解釋，我會派人... 設法安置，政府絕對負責，要便東北流亡學生得... 到安心讀書的機會。...

。死者由地方當局... 大不幸的慰唁，傷者分別妥加治療，以期迅速痊... 癒。同時，對東北流亡學生，我一定負責督促協... 助主管機關，迅速作適當的安置。...

一部分人，或者無... 復存在，無法取得任何證件，不能成爲不負責任... 洗，絕不是咄咄立辦之事。...

而青年學生遭受了如此慘重的損害，尤其使我傷... 心萬分，只有陰謀破壞份子，却正躲在一旁竊笑... 陰謀破壞份子可恨可惡也正在此。...

北責任，對此不幸事件，實感到萬分遺憾，願請... 社會各方面人士，和善良同學們，用一切努力，... 不使再有此等不幸事件發生。







